春日梦境

楼耀福

春日多梦，昨晚又一怪梦。梦见我年轻时做过苦力的翻砂车间。开炉，出铁水。我躲在一边。铁水包被高高吊起，突然断裂，火红滚烫的铁水顿时翻落，站在炉边的全被烧死，无一生还。其中有我当年较亲密的朋友。躲在一边的我惊恐之余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

不一会，一个早早离开翻砂间的汉子驶着辆大吊车过来，只见他转动硕大摇臂，然后向翻砂车间屋顶使劲一砸，整个车间顷刻塌毁，里面的人又全被压死。我在梦中又为自己庆幸，幸亏我不在里面。

整个梦，像一部灾难片。

我经常做一些怪梦，只可惜有许多醒后全忘了。要不，记录下来会很精彩。有些未忘的，我也曾写成文章，如《梦见世襄老人》，发表后不少朋友说好，连北京邵燕祥老师都打电话赞许，并说“早知道你是王世襄的粉丝，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就应该介绍你们认识”。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我拙著《月河淘旧》的“代序”。有些梦，虽未形成文字，但我每次说给朋友们听，他们都说“灵额灵额，你都写下来，肯定崭。”

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见她骑着一辆蓝色自行车从浦东到嘉定来看我。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就对妻子说：“我要到浦东去，姆妈想我了。”她问我怎么一回事？我把梦中所见说给她听，她大笑：“哪能介好白相，姆妈八十多岁了，从来不会骑自行车，从浦东骑到嘉定，要骑到啥辰光？去吧去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匆匆吃了早饭，我开着小车直奔浦东。有意思的是，我那辆小车与我梦中所见那辆自行车的颜色一模一样。母子间也许是有心灵感应的，见到母亲后，她说昨晚也梦见了我，梦见我与别人在吵架，她在梦中想：“耀福小辰光不跟别人吵架的，现在哪能介会吵？”她仍像我小时候那样叮嘱我：“勿要跟别人吵。”母亲已过世多年，年过耳顺的我有时遇事仍会激动，想起母亲的叮嘱，我的心即刻会平静许多。

我也梦见美女，有从未谋过面的，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有次在梦里见到一位，我惊讶天下还有如此艳丽性感的尤物。近之，却发觉滴溜溜转动的眼珠竟是玻璃球。美女原是机器人。后来我向朋友们叙说，都说我老了还这么花，是个“花痴”。我却在想，没有热的血，没有思想和灵魂，纵然再美，又有什么可爱？怪诞的梦，也引起我形而上的思索。

有道是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。这话有一定道理，比如我对母亲的思念，就常常令我在梦中见到她。但也不尽然，比如这翻砂间，我几乎不去想它。虽然我在那里吃过苦，至今我手上还隐隐有块疤痕，那是一次开砂箱，有个师傅一不小心将一块滚烫的浇冒口铸铁甩在我手背上留下的。开炉以后待铁水稍稍冷却，便要开砂箱，整个过程只需一个多小时，但很苦很累很热，都不愿干。车间主任为调动积极性，凡参加开砂箱的可获得整整一天的调休券，为此，我常常自告奋勇。我靠苦力换得的调休券有十多张，悲哀的是后来翻砂车间解散，我被调至别的部门、别的单位，他们都不认这笔账。这些事，要不是昨天的梦，我差不多全忘了。我唯一记得的，那么多年我在那里长了力气强了体魄。

我不会解梦，年轻时读弗洛伊德《梦的解析》也不求甚解，我不知道这春日梦境梦见翻砂间倒塌意味着什么？我隐约觉得有点意思，但说不清。

喜闻老大昌重返淮海路

朱曾汶

报载，已有77年历史的老大昌在退出淮海路繁华地段12年后，即将重返旧址营业，我闻讯非常高兴。

说实话，当初这家集西菜、西点、咖啡之大成的老字号咖啡店从淮海路上消失，我并不知情，因为那时我家早已从离老大昌很近的香山路迁至遥远的莘庄，且因腿伤严重，已无原先那种一有机会就往咖啡店跑的闲情和劲道。只是有一次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想吃老大昌的名牌产品掼奶油，让女儿去买，女儿回来说找来找去找不到这爿店，想必已经关门歇业了。我唏嘘了一番，也没有多去想它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住在香山路，出瑞金路走一小段路，就到坐落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口的老大昌了。我酷爱咖啡，早年在美国电影公司工作时，就养成了孵咖啡店，在咖啡店里读书、会友、写文章的习惯，解放后这个习惯一时改不了，离家最近的老大昌就成了我的首选地。当时老大昌供应的咖啡并不太好，以C.P.C为主，西菜也只有奶油鸡丁、芝士烙鱼等几种比较著名，倒是西点相当出色，像奶油蛋糕、咖喱角、拿破仑、泡夫、哈斗、意大利冰糕、掼奶油等，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。老上海人对于这些点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“情有独钟”的，但是遗憾的是，现在很多小孩子，对于这些名称都非常生疏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
那几年去老大昌的次数不能像往年去沙利文那样频繁，只能逢周末或节假日去一两次。开头只有我一个人，后来朋友们知道我假日必在老大昌，纷纷到那里找我，人就越来越多了，最多时竟达十多个人，如吴劳、王科一、鹿金夫妇、徐汝椿、朱雷、朱定西等等。李君维、何为、董乐山等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偶或回沪也会来坐坐。最令人难忘的是老油画家颜文梁教授，拄着拐杖，由他的爱徒陈小姐搀扶着来喝杯红茶凑个热闹，我们为了敬重他老人家，总是公请他，不让他自己掏腰包。我们在老大昌喝咖啡聊天，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由于大家都是从事翻译工作的，谈话内容自然离不开翻译，互相交流翻译心得和信息，彼此都有好处。那时还没有版权制度，抢译之风甚盛，一本书往往几个人同时在译，朋友之间也难免会有些误会、嫉妒，甚至搞乎。1957年风暴骤起，甚至有人扬言我们是“老大昌小集团”。那个时候被称作“集团”可不是玩儿的，吓得我们从此躲在家里，再也不敢踏进老大昌的门了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悲而又可笑。

老大昌在经历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波折以后，终于又在原来跌倒的地方重新站了起来，而且一定会站得更加稳固、更加牢靠。这十多年来，上海不知新开了多少咖啡店、西点店，老大昌可以说是处在强敌如林的形势下。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运筹帷幄，从容应付。我只期望一点：老大昌千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楼下卖咖啡，楼上卖中菜中点，不伦不类。老大昌这块牌子姓西不姓中，人们一听见“老大昌”这三个字联想到的必然是奶油蛋糕和咖啡，而决不会是红烧甩水和小笼包。产品质量重要，品牌定位更重要，定位定得好，淮海路这块风水宝地会给你加倍回报；定位定不好，即使风水宝地也白搭，它照样会和你说“拜拜”！

迎风 (中国画) 万 芾

赴和县过乌江（外一首）

秦史轶

疏林留夕照，
残雪积浮冰。
远雾隐山色，
严寒淡酒兴。
鸡笼山寺古，
和县醴泉澄。
楚霸今安在，
乌江苦不应。

谒霸王祠口占

英雄策马乌江东，
仗剑听歌叹途穷。
可惜空留泥塑在，
项王亭外满西风。

蝈蝈南瓜花

榛 子

我对着小贩一声大喝，他扭头看我。这时他正骑车过桥。骄阳似火，我指着前边桥堍下树荫处，他心领神会，急驰而去。我大步走到桥堍下。小贩瘦高，小眼，厚镜片，像个私塾先生。天大热，他上衣扯开，露出根根胸骨。他的破自行车上，高高低低挂满蝈蝈笼子。树荫下有一些微风吹过，无数只蝈蝈放声大唱，欢迎我来。

蝈蝈笼我熟悉。是谁将秫秸剖篾，巧手编结，那手虽巧，必是粗糙。又是谁在暑天热地里，将这些紫衣唱将一一请到，送来城市。也就是，把乡野之欢唱，搬到城市。

八块钱一只。十五块两只。我问小贩，喂它什么。他想了片刻说，毛豆。我说，西瓜皮。他说不行。想一想他又说，喂南瓜花。

南瓜花，三个字让我眼睛一亮。儿时家中院里，为防饥荒，墙边角落，必种七八棵南瓜。南瓜勤勉，每株结七八个，面盆大小，青皮，红瓤，手一拍“嘭嘭”响，让人踏实。临分手小贩还说，西瓜皮不行。我想老兄真逗，喂了又怎的，怕它拉稀？

我还是有能力为蝈蝈营造宜居环境的。拨开吊兰的叶丛，把蝈蝈笼放入叶中。下面是花盆泥土，也算给它接了地气，上面绿叶披纷。吊在窗口，阳光斜照，半明半暗半朦胧，有灯光工程的效果。

南瓜花到哪里去弄。实践证明，冬瓜比毛豆更受欢迎。冬瓜剋成细条，顺笼眼轻轻送进去，它用双手捧着吃。吃得高兴，振羽欢唱。用餐不耽误歌唱，哈林做不到，杰克逊也不行。

坊间忽闻青纱曲，七月流火谁振羽，蝈蝈也。

入夜，蝈蝈会拉短板。嗒啦，嗒啦，嗒啦啦，有点诱惑，像西班牙响板舞的前奏。我笑。才不理你。闻鸡起舞我都做不到，更别说闻虫起舞。谈都不要谈。

我躺在竹椅上，微黄灯光下，习习清风里，读我的报纸。蝈蝈不肯罢休，继续拉它的短板。嗒啦，嗒啦啦。它的每个音符都有质感，就像竹磨的珠子，轻轻掉在地上，然后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在地板上跑，沿着墙角爬上天花板，再一个一个，轻轻落下。

放下报纸，还是想南瓜花。蝈蝈入画，南瓜花是绝配。白石老人画蝈蝈，为什么不带它呢？我不会画，但我心里有一幅图，蝈蝈南瓜花。南瓜花三两枚，娇艳肥厚，花粉如霜。蝈蝈一只，铜头，紫衣，铁腿。它振羽鸣唱，两根须子朝上抖动，向南瓜花表达感情。蝈蝈。南瓜花。

让李云龙和安德烈一样快乐吧

章 红

《最强大脑》舞台上站着两个男孩子：都是十二岁，都是天才少年，都拥有惊人记忆能力。中国孩子叫李云龙，意大利孩子叫安德烈。他们面临一场PK：看谁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一场二进制记忆。

李云龙只用了一分多钟就完成了记忆任务，安德烈用了他两倍的时间。主持人先检查安德烈的答案。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：就在安德烈展示答案过程中，一旁的李云龙情绪渐渐陷入崩溃：他先是表情痛苦，头深深低下去，脸埋进手掌中；主持人宣布安德烈答案全部正确，李云龙失声痛哭，眼镜滑下鼻梁，嘴里不停重复：“我摆错了，我摆错了，我记对了，可我摆错了……”他瘫倒在椅子上，哭得起不了身，无论大家怎么安慰都无法平静和振作。

结局出人预料：他没有记错也没有摆错，他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！他赢了。

这场胜利并没有引起大众的欢呼，因为人们的心已被李云龙的眼泪刺痛——一个十二岁孩子，完全丧失了这个年龄应有的快乐、天真，他小小心灵里只剩下输赢，那崩溃的哭泣让人感到他面对的不是即将输掉一场比赛，而是一切都结束了。

安德烈也哭了——主持人问：“你为什么哭呢？”安德烈回答：“我刚才很担心他，因为他哭得那么难过，我想过去拥抱他……”

李云龙赢了比赛，但安德烈的眼泪征服了人们的心灵。

实际上整场比赛安德烈都显得淡定，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。即使看到对手比他快，他也不受干扰，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。而李云龙却在结局尚未出来的时候，自信已经坍塌。

场上嘉宾、羽毛球教练李永波说：“我觉得场上这个压力，往往就来自于平时……”李云龙三岁半学围棋，7岁学魔方，父亲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儿子成功。除了课业，每天放学回家李云龙都要接受两小时高强度训练，节假日不是上课就是比赛，全年无休。

同为天才少年，安德烈则依然可以享受小小少年没有烦恼的童年时光。他像任何一个普通孩子一样，下午踢足球，周日可以玩耍，被问及人生中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，安德烈说：“这个夏天和爸爸和堂兄们在卡拉布里亚的海滩上生篝火，在漫天繁星下睡觉。为了看黎明整晚都呆在海上。”

李永波说得很好：“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完成了挑战，只是李云龙用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，可是他失去了自己童年很多快乐的时间，我觉得这样的胜利未必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。”

安德烈导师说：“两个十二岁孩子的眼泪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长很多。”对于中国家长，这个成长的含义该是：请不要为了成功，让孩子脸上过早失去纯真、快乐的笑容；除了教会孩子们努力去夺取胜利，更要让他们在失败面前拥有原谅自己的能力。

如同一位观众所呼吁的：

“请把童年还给孩子，让李云龙和安德烈一样快乐吧！”

袖珍小国“摩纳哥”

凌 刚

欧洲有个袖珍小国叫“摩纳哥”，小到什么程度？全国土地面积还不到2平方公里，该国警察掏枪开一枪，子弹肯定穿越国境线，侵犯法国领土。您可千万别小视这片弹丸之地，这个小国可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，人间天堂。因为，去摩纳哥的理由就是去寻找那份闲情惬意，享受慵懒的人生！

那天已是上午十点，路上仍然空无一人。走在地中海岸边放眼望去，海湾矗立的一幢幢高档别墅和泊岸的一帆帆游船，折射出只有三万多人口的摩纳哥人的富有。我们漫步在古老的摩纳哥灯塔下，左侧是蔚蓝的地中海，海风徐徐拂面，脚下阵阵波涛“啪嗒，啪嗒”地拍打着海岸，头顶翱翔的海鸥在“噢！噢！”地歌唱；右侧斜坡上是精致的花园和别致的雕塑。

小小的摩纳哥虽然国土资源有限，但却拥有世界最大的赌场，最古老的城堡和世界最大的海洋馆，最标准的F1赛道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权的票决地就在蒙特卡罗，从此，摩纳哥更加嵌入上海人的心田。

溜达了一个小时已是十一时，走到摩纳哥商业街，高雅的橱窗里挂满了LV、香奈儿、古琦、兰蔻等世界顶级奢侈品，然而，令人费解的是家家商店临近中午还不开门营业，大街上更是难觅人影，摩纳哥人究竟跑哪里去了？穿过七拐八弯的道路，来到泊满豪车的广场，一旁的咖啡馆里高朋满座，热闹非凡。好不容易打听究竟，原来今天是周日，周六和周日是摩纳哥人法定的休息天，商店必须关门。天哪！完全依赖旅游生存的袖珍小国，怎么就不愿意开门赚钱？看来，摩纳哥人把星期天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休息天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已到午饭时分，我们也该找家餐馆享受一下西餐的美味了吧？顿时，一家装潢上佳的餐馆映入眼帘，不但很有欧洲气派，而且，店里不时传出悠扬的手风琴声，循声而进，黑色领结的服务生马上迎上前来，递上的菜单注有法、英、中文，看来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四角文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显著地位。既然来到欧洲，点份牛排是必须的，整个用餐过程，年迈的手风琴师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，仔细观察，琴师高高的鼻梁，深邃的眼眶，蓝蓝的眼珠，不问便知他是正统的法兰西人。曲止，给钱！我们不由自主地掏出硬币准备给老先生，哪知服务生过来劝止我们，琴师确是定居摩纳哥的法兰西人，年过七十，年轻时还是摩纳哥专业乐团的演员，如今，退休领取养老金后在家闲得慌，来牛排店里拉琴消磨时光。他不图钱，图的是快乐。噢！摩纳哥人有的玩游艇、有的进赌场、有的看球赛，也有的在喝咖啡，免费为游客拉手风琴。对于摩纳哥的居民来说，最幸福的不是拥有多少多少钱币，而是站在自家阳台上观看F1比赛。他们没人愿意星期天干活赚钱，没人愿意在短暂的人生道上为钱奔波。假如，您把让人生看作短暂旅途的话，您必定会疯狂地迷恋上袖珍小国——摩纳哥的！

十日谈

风景这边独好

逛洛带古镇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夜光杯